

古代言情小说，女扮男装的那种，不低龄不弱智？

(已完结)

十八岁以前，鄢绿水时刻都很想去死。

虽然她出生在京城数一数二的高门，但她从小知道，自己的出生是不被期待的。

当她还在襁褓中，每天都能听见母亲的叹息声，还有祖母婶婶们的叹息声。她们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说：「如果是个男胎就好了。」

作为一个传承了百年的将门，后继无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因此作为遗腹子，在鄢绿水被生出来之前，每天都有人来把脉，判断她是男的还是女的。

如果一开始就知道她是女的或许还好，恰恰不知为何，那些来把脉的宫中太医、民间大夫，异口同声地一口咬定她是个男胎。

春雨绵绵的一个夜晚，鄢绿水出生了，她乖巧的没有让鄢夫人受一点罪，仿佛只是一眨眼，就被生了出来。

随着她的出生，侯府里众人的笑脸瞬间消失，逐个面色冷凝地上前确认后，面无表情地退到一边。

襁褓里的婴儿哭了一会儿，似乎确认了不会有人理她，扁了扁嘴，停下了哭声。

作为主心骨的鄢老夫人跺了跺龙头拐杖，掷地有声：「今日侯府喜得麟儿，去请族中老耆开宗祠上族谱！」

场上诸人面露惊愕，稍稍一回神，却又理解了鄢老夫人的意思。不管生出来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，现在她必须是男的。

侯府于次日对外宣称鄢绿水的降生，皇帝听闻这个消息，颁布圣旨加封鄢绿水为一等将军，袭靖安侯爵位。

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而言，这样的荣耀太重了。但这些嘉赏与其说是给鄢绿水的，其实是给那些战死的鄢家人。

鄢老夫人带着儿媳们接完圣旨，转身就命人关紧大门。对外宣称鄢夫人生产不顺，需要修养，侯府暂时谢客。

经过一连三天的密谋，侯府众人决定将错就错，让鄢绿水女扮男装，维持住鄢家的地位。

鄢绿水刚学会走路，侯府就专门找了文武各四位师父，教导她文治武功。

或许是因为心虚，侯府对鄢绿水特别严格，不仅要求她举止上像男子，还要求她事事都做得比男人好。

鄢老夫人认为，只有当鄢绿水强悍到无人能及，就算她再怎么生得女相，旁人也不敢多嘴多舌。

在记忆中，鄢绿水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睡过整觉。每日五更天起床读书，辰时开始练武，晚上子时才能入眠。

从小到大，鄢绿水听过最多的话，就是母亲说：「你是鄢家唯一的子嗣，你不吃苦，谁来吃苦。这些锦衣玉食，都是你父兄用命打拼下来的。你若是偷懒，辜负了他们，还有没有良心。」

为此，鄢绿水虽然累，却从来不敢违逆，否则就是没良心。她没日没夜的练武修文，终于成了京城世家里最杰出的那个后生。

十五岁那年，鄢绿水在练武场来了葵水。

侯府众人严肃地坐在椅子上，审视着站在中央的鄢绿水，像极了衙门里审犯人。

鄢绿水低着头，仿佛干了什么天大的错事一样。

她们讨论了一番，最终决定给鄢绿水吃药，延迟葵水时间。鄢绿水被动地接受了这个决定，她没有权利拒绝。

等待熬药的时候，鄢绿水坐在房里看着铜镜，将头上的束发带扯了下来。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倾泻而下，柔软地披在耳后。

镜中的人虽然没有白皙的皮肤，温柔的眉眼。却也杏眼圆圆，鼻梁微挺，殷红的唇瓣轻抿，一副英气十足的女相。

丫鬟回来之前，鄢绿水把长发束了上去，恢复平日的冷漠模样。

2

宫里要为几位皇子选伴读，鄢绿水毫无悬念地当选入宫。

皇子们读书的地方在靠近正华门的尚书殿，鄢绿水第一天去的时候就被排挤了。

对于其他伴读乃至皇子而言，鄢绿水就是他们又嫉又恨的仇人。

从他们开始读书，家中长辈就耳提面命：「你看看鄢家小子，天没亮就起来读书。累累累，他怎么就不累，偏你娇滴滴一个姑娘样。这篇《劝学赋》什么时候背完，什么时候才能休息！」

因此少年们恨不能闯到鄢家去，叫鄢绿水早点去睡觉吧，不要再害他们挨骂了。

鄢绿水没有兄弟姐妹，因为身份问题，也没有交好的同龄人，因此倒也习惯了孤孤单单的一个。

只是偶尔看着那些人说说笑笑，有时也会羡慕罢了。

尚书殿里最讨厌鄢绿水的人，当属七皇子。七皇子从小吊儿郎当，偏德妃娘娘管得紧，常以鄢绿水鞭策他。

是以，两人还未见过面，七皇子就将鄢绿水视为心头刺。带头孤立鄢绿水的，也是七皇子。

有一回集体去校场射猎，鄢绿水当之无愧地拔得头筹，再次引来一众少年的羡慕嫉妒。

这时武师傅收到了一封信，扭头对众人道：「各位殿下，微臣家中突发要事，请旨暂先归家。」

皇子们甚少出宫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回放风的机会，纷纷摇头拒绝。

武师傅只好道：「绿水武功在我之上，由他暂代师职，各位殿下觉得可好？」

若是往日，众人绝对不会允许鄢绿水踩在自己头上。但两相权衡，还是在校场玩耍更有吸引力，皇子们点了点头。

武师傅急匆匆走了，但少年们完全不服鄢绿水的管教。鄢绿水让他们在校场练习射箭，他们却非要骑马到校场附近的山林狩猎。

「鄢绿水，你别以为武师傅让你教我们，你就是真师傅了。」七皇子一脸倨傲，带头走了。

其他纷纷跟上，还不忘学着七皇子的样子，朝鄢绿水翻个白眼。

山林里没有事先清场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。鄢绿水阻拦不了，只好带着弓箭跟了进去。

里面树林阴翳，冷风阵阵，奇异的兽叫从远处传来。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们瞬间兴奋起来，骑着马到处乱窜。

七皇子更是发出兴奋的猴叫，扬鞭策马冲进了深山里，一群拥趸尾随其后。

也有一部分人比较理智，留在了外围。

鄢绿水眉头紧皱，骑着马靠近留下的那一圈人，对其中一人拱手道：「三殿下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」

三皇子素来稳重，看着这副景象也知不妥，闻言点了点头。

鄢绿水「吁」一声，策马跟上了七皇子那群人，落在后面暗暗地保护他们。

七皇子射了几箭，得了几只猎物，越发志得意满，也越来越深入山林。

跟来的那些人看着高大的树木，昏暗的光线，兽叫声也越来越近，不禁有些害怕了。

其中一人建议道：「殿下，今日的猎物也够多了，不如我们就回去吧。」

其余人附和道：「正是正是，这里面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险。」

七皇子拒绝道：「你们一群废物点心，要回你们回，本殿下还没尽兴。」说着，纵马朝里面跑去。

意外就是这时候发生的，鄢绿水在后面只听见一声熊嚎，随后看见那些少年骑着马惊慌失措地奔了出来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跑。

七皇子落在后面，身后紧紧跟着一只黑熊。黑熊的左眼插着一根箭，正愤怒地咆哮着，所过之地树木尽折。

负责护卫的禁卫想要拦下黑熊，无一不被黑熊所伤。眼看黑熊马上就要追上七皇子了，鄢绿水二话不说冲了过去。

腰间的长剑已经出鞘，鄢绿水一个滑铲，刺中了黑熊的肚皮。

黑熊受痛，扭头朝鄢绿水打来。鄢绿水借势飞跃，举起剑就往黑熊的脊骨插下去。

谁知剑身却被骨头给卡住了，鄢绿水也被挂在黑熊的后背上。

「吼——」黑熊长啸一声，一边朝鄢绿水抓去，一边朝着深山老林跑了。

见黑熊已经跑了，那些逃走的伴读纷纷调转马头，围拢在七皇子身边，关切地询问伤势。

七皇子看着黑熊消失的方向，目光凝重道：「我们得去救他。」

其余人大惊：「殿下，你的安危要紧，这种事等羽林军来了再说吧。」

「等羽林军来，他都被熊瞎子吃完了。」七皇子拽起了缰绳。

其余人犹豫不决道：「这.....鄢绿水武功那么高，说不定他自己就可以.....」

「你们这群废物点心，本殿下自己去救他。」七皇子拉紧缰绳，头也不回地追着黑熊去了。

3

那只黑熊驮着鄢绿水到了一处洞穴口，随后就无力地趴倒在地上，没有了生息。

鄢绿水拔出了长剑，有些奇怪黑熊为何拼死也要跑到这里。

黑漆漆的洞穴里传来一点动静，有些像是狗吠。一只毛绒绒的小黑熊慢悠悠地爬了出来，依偎在大黑熊头上低低地呜咽。

鄢绿水心中蓦地一软，涌过浓浓的悔意，她方才杀了它的母亲。

七皇子循着痕迹找过来时，正巧看见鄢绿水撕下衣袍包扎受伤的左腿，身边还依偎着一团黑乎乎的小东西。

七皇子走到已经死亡的黑熊旁边，想要割下一只熊掌带回去吹牛，被鄢绿水出声阻止了。

「留她一个全尸。」鄢绿水说这句话时，身旁的小黑熊发出一声呜咽。

「这也太可惜了。」七皇子叹了句，却是收回了剑，走到鄢绿水身旁，问道：「喂！你还能走吧！」

鄢绿水点了点头，用长剑杵地，一瘸一拐地走了两步。

七皇子忽然拦在她面前，弯下了腰，语气不耐道：「就你这么走要走到什么时候，上来！本殿下背你！」

「不用了，多谢殿下美意。」鄢绿水拒绝。

七皇子扭过头道：「你快点的，等天黑了我们还没出去，谁知道又会遇见什么？」

鄢绿水一再拒绝，七皇子却是强硬地把她背了起来。

密林多沟，骑的马早丢了，七皇子不得不一步一步地背着鄢绿水出山。

身后传来呜咽声，鄢绿水回头看了一眼，小黑熊正拨动着四根小短腿，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跑。

「殿下，我们能不能带上它？」鄢绿水问。

七皇子当即挑眉道：「你救了本殿下，本殿下背你就算了，你居然还要本殿下屈尊降贵去背一个畜生？」

鄢绿水当即忍痛从七皇子背上跳了下来，蹲在地上将小黑熊抱在怀中，语气坚定道：「我杀了它母亲，我要对它负责。天快黑了，殿下先回去吧，我自己走。」

七皇子恼怒地在原地转了一圈，确定鄢绿水不会丢下小黑熊后，无奈道：「我真是服了你了！」说完，弯下了腰。

不知为何，看着眼前不甚宽厚的肩膀，鄢绿水有些想笑。

「你笑什么？」七皇子扭头，脸色有些不好看。

「我没.....」鄢绿水下意识否认，却发现自己真的弯了唇。

七皇子转回了头，别扭道：「笑就笑了，有什么好不承认的。」

鄢绿水重新趴在了七皇子背上，带着小黑熊。

七皇子忽然闷闷道：「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，你以前为什么都不笑？」

鄢绿水没回答。

七皇子接着道：「整天摆着一张死鱼脸，冷冰冰的好像自己很牛批一样。」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下去，「虽然你确实有点牛批.....」

原来七皇子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讨厌鄢绿水，只是每次他对鄢绿水示好，鄢绿水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冷漠模样。这点让七皇子特别不爽，便处处找鄢绿水不痛快。

鄢绿水闻言默了默，终于开口为自己澄清道：「其实我没有看不起你们，我只是.....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。」

七皇子闻言哈哈大笑，竟有些得意：「鄢绿水你居然也有不会的事情。」笑完颇讲义气地承诺道：「我们也算生死之交了，往后你就跟着本殿下混，你多和人处处自然就学会了。」

鄢绿水被七皇子的热情感染，心情也轻松不少，第一次有了少年人的朝气。

两人一熊走在出山的路上，小黑熊趴在七皇子的颈后睡着了。

夜幕降临，萤火虫飞舞，将他们笼罩在荧绿色的海洋中。

两只萤火虫停在了七皇子的脑袋上，鄢绿水定定地看着那荧光，不禁再次露出一个笑容。

萤火虫的亮光渐渐黯淡下去，不远处的火光越来越近，伴随着羽林军的呼喊。

七皇子连忙把鄢绿水放了下来，严肃地警告道：「出去了不许告诉别人这件事。」

鄢绿水点了点头。

两人略等了一会儿，羽林军就赶到了。看见他们俩都平安无事，张将军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了回去。

鄢绿水左腿受伤，被移到了担架上。七皇子却也躺到了担架上。

只听见七皇子对众人道：「那只大黑熊可真真凶悍，好在本殿下及时赶到，哐哐几脚飞轮腿.....就是劲用猛了，腿现在还酸得很。」

一旁听着的人纷纷露出佩服的表情，就差高声呼喊「殿下你好厉害」了。

鄢绿水并不戳破，并且再次有些想笑，举起衣袖掩住了笑容。

4

自从山林遇险后，鄢绿水与七皇子的关系突飞猛进。时不时的，七皇子就要来找她讨教功课。

「彼知安而忘危兮，故出生而入死。这句话的意思是……殿下？」
鄢绿水回头一看，本该听课的人正和小黑熊玩得忘乎所以。

鄢绿水无奈道：「殿下你今日再不把这篇《秋兴赋》背完，朱太傅定是要责罚了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七皇子心情顿时低落下来，没精打采地翻着书。

还没读一会儿，七皇子就嚷嚷着肚子饿了。等一顿小食吃完，大半天过去了。

鄢绿水合理怀疑七皇子来她这里并不是为了好好读书，而是为了躲避德妃娘娘。

如今随着几个皇子的年纪渐长，皇帝又未立储，皇子之间的争斗日益水深火热起来。

德妃娘娘显然也有这个想法，耳提面命让七皇子勤恳努力，自己则周旋于拉拢朝臣中，弄得向来吊儿郎当的七皇子苦不堪言。

听说三皇子那边定下了洪尚书家的嫡女，德妃便蠢蠢欲动也要给七皇子找个家世出众的皇妃。

纵观整个京城高门，能与七皇子相配的也就是张太保家的小女儿了。德妃找了个借口，将张小姐叫进宫中给七皇子相看。

张小姐为人大方，处变不惊，很有名门风范，德妃满意极了。七皇子在旁边听她们俩聊天，听得昏昏欲睡，比他听鄢绿水讲课还困。

张小姐走后，德妃问七皇子的想法。七皇子打了个哈欠道：「还行吧，不过我不喜欢。」

「她你都不喜欢，那你要什么样的？」德妃语气中已经有些不满，若不是亲生的，她都觉得七皇子配不上人家张小姐。

七皇子却是没听出德妃的言外之意，大大咧咧道：「至少得高，张小姐才到我胸口，太矮了。」

「那你想要多高的？」

「至少得像鄢绿水那么高吧。」

「还有呢？」德妃问。

「还不能太白，太白看起来病恹恹的，像鄢绿水那样就很健康。」

「还有呢？」

「还要和我有话聊，不能像鄢绿水那样我都说三句了，他才说一句。」

德妃脸色越听越白，终于忍不住一拍桌面，喝道：「鄢绿水鄢绿水，句句不离鄢绿水，你干脆娶他好了！」

七皇子在呵斥中回了神，心中也是一惊，他怎么说着说着就照鄢绿水的样子提了。

见德妃气得不行，七皇子赶紧安抚道：「儿子就是开个玩笑，鄢绿水是个男的，我怎么能娶他呢。」

「你知道就好。」德妃白了他一眼，气顺了。

七皇子从德妃处出来，一路上都在琢磨这件事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尚书殿，他干脆就去找了鄢绿水。

鄢绿水正在帮小黑剪指甲，为了防止小黑伤人，每月需要定时修剪指甲。冷不丁就听到七皇子问她：「鄢绿水，你家里有妹妹吗？堂的表的都行。」

鄢绿水摇了摇头，觉得莫名其妙。

七皇子叹了口气，在她身边蹲了下来，帮着抬起小黑的熊掌。

鄢绿水：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」

「唉，我觉得我喜欢你妹妹。」七皇子没头没尾地来了这一句。

鄢绿水更是一头雾水了，别说她没妹妹。就是有，七皇子常年居于深宫，也不可能见过啊。

七皇子很惆怅，他觉得自己肯定是和鄢绿水待得太久了，才会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。比如，要是鄢绿水是女的，他就娶她当皇妃。

德妃虽然比七皇子的心眼多一些，但到底斗不过宫里那些女人。她拉拢朝臣的事情被捅到了皇帝面前，后宫干政乃是大忌。皇帝震怒，下旨将德妃贬为昭仪，终身幽禁。

七皇子在显圣殿外面跪了三天，皇帝始终没见他。

原本交好的朝臣作鸟兽散，张太保家更是急忙与别人家定了亲事，生怕与德妃母子沾上关系，触到皇帝的逆鳞。

当时人人独善其身，鄢家也给鄢绿水来信，嘱咐她离七皇子远点。

鄢绿水还在犹豫之际，小黑熊却不知何时跑了出去，将七皇子从显圣殿外叼了回来。

昔日前簇后拥的七皇子被熊叼走了，却没有人敢来担心他。

看着已经昏迷的七皇子，鄢绿水突然有了种物伤其类的感伤。

夜幕降临之时，七皇子悠悠转醒，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住鄢绿水的手，求她带自己去看德妃。

「宫里惯会捧高踩低，母妃一个人被幽禁，不知要受怎样的苦，求你带我去看看她吧。」七皇子睁着一双红彤彤的眼睛，声音柔软低哑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。

神使鬼差的，鄢绿水点了头，等她反应过来时，七皇子已经喜笑颜开，将房内的值钱物品扫荡一空。

一边扫荡，一边说：「母妃那里肯定需要用钱打点，我得多给她送些。」

鄢绿水让小黑熊咬断了尚书殿的柱子，整个房顶摇摇欲坠。趁着所有人都被吸引了注意力，鄢绿水借着夜色将七皇子带进了内宫。

七皇子进去了约一柱香的时间，出来时两眼通红，像是刚刚哭过。

鄢绿水没说话，沉默地带着他飞檐走壁，送回寝殿。

转身正欲离开，独坐在床榻上的七皇子忽然开口问道：「鄢绿水，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？」

她脚步顿了顿，却没有回答，走进了夜色里。

七皇子脸上浮起一抹苦笑，母妃说得确实不错。这世间的人，熙熙攘攘逐利而来。一旦你失势，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弃你而去。

小黑熊还在尚书殿里折腾，一群禁卫围着它，碍于它是鄢绿水的熊，都不敢动粗。

鄢绿水吹了一声口哨，小黑熊就越过所有人的头顶，朝她飞奔而来。

身后高大的尚书殿，在夜色中轰然倒塌，尘土飞扬。

5

尚书殿倒塌后，鄢绿水请旨降罪。不过是倒了一座房子，皇帝并不太在意，却是在听闻小黑熊将七皇子叼走后，命鄢绿水把熊送出宫。

鄢绿水顺势请旨归家，皇帝允了。

鄢老夫人看到鄢绿水回来，满意地点了点头道：「如今皇子们也都到了出宫建府的年纪，你提前出来领个官职，将来也方便。」

如今德妃倒台，七皇子失势，鄢家的意思是追随圣宠正隆的三皇子。

见鄢绿水有些不高兴，鄢夫人出来劝道：「我知道你在宫中与七皇子交好，但你身上背负着鄢氏一族的荣耀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。」

「是。」鄢绿水低低地应了，脑海中却浮现出那一夜七皇子孤单的身影。

——鄢绿水，你会一直陪在我身边吗？

她没有回答，因为她知道自己决定不了，她只是侯府掌控下的一个傀儡。

不久之后，皇帝下旨，让所有成年皇子出宫建府，分别封王，参与朝政。皇帝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他在观察，观察哪个儿子最能继承大统。

七皇子也被封王了，封号为「恭」。

「在貌为恭，在心为敬。君子恭敬，撙节退让以明礼。」皇帝给他这样一个封号，显然别有深意，是在警告他不要闹事。

其余王爷都在六部三司任职，唯有恭王在瀚文馆，整日与书籍为伴。

恭王似乎真的很安分，只要是关于他的消息，都是「王爷如今在瀚文馆念书」。他每天都在念书，夙兴夜寐，有种要把以前没读的书都补回来的架势。

鄢绿水有时从瀚文馆附近经过，总会恍惚地想，曾经那么讨厌读书的人，是如何耐下性子读书的。

吉庆十七年，恭王献出前朝全史，立大功。皇帝大悦，擢其为刑部侍郎，执掌刑狱。

恭王为人恭谨谦厚，任职期间冤假错案大大减少，民间敬称为「七贤王」。

鄢绿水在上朝时常有碰见恭王，看着他温和谦逊地与其他朝臣交谈，总觉得不真实，就好像他戴上了一块假面。

比起恭王在朝中的好人缘，鄢绿水就差劲很多了。她从小性格就冷淡，皇帝还让她管京畿安防，得罪的人数不胜数，同僚们

私下都叫她「小阎罗」。

皇帝年纪大了，身体越来越不好，竟开始缠绵病榻，一连数日上不了朝。

如今朝中对三王爷的呼声最高，但皇帝一直都没下旨立储。三王爷一派很着急，总是三日一小奏五日一大奏，催促皇帝赶快立储。

鄢绿水冷眼看着，皇帝如今虽然病了，但心中肯定不愿承认自己大限将至。三王爷一派这样急功近利，简直就是在往皇帝心口递刀子。

终于有一日，皇帝爆发了，强撑病体上朝，将三王爷近来的政绩批得一无是处。朝中风向一时间乱作一团，人人都在重新观望。

一个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，鄢绿水一身夜行服潜入了恭王府。恭王当时刚刚沐浴完，身上松松地披着一件亵衣，刚走进寝室就被人从背后捂住了嘴。

「王爷，是我。」鄢绿水压低了声音。

恭王「唔」了两声，表示自己知道了。鄢绿水便松开了他，单膝跪地道：「方才实属不得已，还请王爷勿怪。」

恭王低头看着她，懒懒地笑了，似是嘲讽道：「鄢将军武功越发进益了，本王那些护卫竟然一个都没察觉。」

鄢绿水低下了头，没回应。

恭王心中叹了一口气，怎么还是这么沉默寡言，他不说满三句，就绝不会接口。

「说吧，半夜三更地来找本王有何事？」

「三王爷一派近日在筹谋大事，恐怕对圣上不利。」鄢绿水面无表情地说着石破天惊的消息。

恭王瞳孔缩了缩：「什么时候？」

鄢绿水再次摇头。虽然鄢家站三王爷一队，但毕竟不算心腹，这种内部消息她听不到。逼宫造反这种事，若不是涉及了调动军力，而鄢绿水刚好就在京畿大营，恐怕都难以察觉。

恭王嘴角带出一抹玩味的笑，问道：「如果本王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三王派，这莫不是三王新出的把戏？」

「三王爷外柔内奸，于国于民非明君之相，我愿为天下百姓另择明主。」鄢绿水说得大义凛然。

她曾经亲眼看见三王爷的大舅子当街打死人，可三王爷却派人去大理寺压下这个案子。有时候从一件小事，就可以看清一个人了。

恭王道：「你凭什么让本王信你？」

「鄢家第十三代世孙鄢陵，愿为殿下不二之臣，护殿下千秋盛世，百代平安。」

她称呼他为殿下，是在回答那天夜里的问题。

——鄢绿水，你会永远陪着我吗？

——会。

这个答案她想了这么久，久到绝对不会反悔。

夜色浓重，烛火闪烁，昏黄的光笼罩在他们身上，仿佛一幅画。

过了很久，恭王笑了：「我信你。」

话音一转道：「不过你得把小黑押在这。」

鄢绿水闻言愣了愣，这么些年，她一直把小黑当自己的儿子抚养。恭王讨要小黑，无疑是将她死死绑在一条船上。

时间是一把尖刀，把所有人都雕刻成不同的模样。鄢绿水此时才醒悟，恭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助哭泣的少年了。

他有城府，有手段，有拥趸，他是一只潜伏在夜色里的狼，蓄势待发。

6

由于不知道三王爷何时举事，鄢绿水心中总是惴惴不安，生怕某天早上醒来，就听到三王爷谋反成功的消息。

恭王安慰她不必担心，一切尽在掌握，让她在京畿大营等消息。

这一天来得很快，鄢绿水正在练兵，就听到小兵通报。恭王派人给她送了印信，这是动手的意思。

鄢绿水丝毫没有犹豫，披甲点兵，带三万精锐入宫救驾。

自以为胜券在握的三王爷面露惊愕地看着大军，慌张地指挥部下对抗。

殿门被人轰然踹开，鄢绿水于刀光剑影中向恭王走去，然后擦肩而过，单膝跪在了龙床前：「微臣救驾来迟，还望圣上恕罪。」

龙床上的皇帝垂死病中惊坐起，看了看鄢绿水，又看了看床前站着的儿子们，终于颓然地倒回床上。

事到如今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大限将至，憋着一口气处理了三王爷，然后开始放权。

鄢家收到消息时，一切已经尘埃落定。

鄢老夫人震怒地用龙头拐杖打了鄢绿水：「你知不知道你冒了多大的风险，一着不慎，鄢家百年基业就被你毁了！你还有没有良心？」

鄢绿水第一次在责骂中抬起头来，眼含热泪地反问：「我没有良心？你凭什么这么说？」

「从小到大，我都是为你们而活，为了鄢家而活。我一步都不敢错，一步都不敢自己走，我太害怕了，害怕因为自己的错，辜负了鄢家先祖们的牺牲。」

「可我宁愿生在平凡百姓家，宁愿吃糠咽菜普普通通地度过一生，甚至宁愿一出生就被溺死。你们总说是为我好，要我也为了鄢家牺牲，可你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」

十八岁以前，鄢绿水每天都想去死，她没有朋友，没有自我，活在长辈们的掌控之下。她实在太累了，可她连去死都不能自己决定。

直到七皇子遇险，鄢绿水想也不想地冲了过去。面对如此凶恶的黑熊，难道她不害怕吗？

害怕的同时，更多的是释然。若是因此而死，皇帝势必会更加眷顾鄢家，那她也算偿还了鄢家的养育之恩。

她没想到七皇子会回来找她，背着她从山里走出来。

他问她为什么不笑。

那是因为心死的人找不到笑的理由。

当鄢绿水发现自己真的笑了时，感觉暖意从四肢百骸涌过来，就像棺材里的死人突然复活了一样。

从那以后，鄢绿水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。不是为了鄢家，而是因为他。

可她毕竟被鄢家掌控太久，她不会反抗。所以当鄢家让她远离七皇子，她远离了。鄢家让她站队三王爷，她站队了。

可察觉三王爷意图造反的那天，鄢绿水突然发现，就算是十个鄢家加起来，都抵不过一个七殿下。

那天她说替天下百姓择一个明主，但其实她说谎了。她有私心，她希望恭王能在夺嫡中活下来，她希望当初那个哭泣的少年最终能赢。

侯府众人看着地上那个双眼通红，却脊梁笔直的姑娘，突然意识到她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可以轻易摆弄的小孩了。

皇帝驾崩，恭王众望所归，在龙武殿登基。

登基后的第一时间，圣上接出了德妃，封为圣母皇太后。

太后被幽禁时，圣上孤身一人；太后出来后，见他还是孤身一人。太后认为是自己的失职，十分的愧疚。当即命礼部组织采选，为圣上充盈后宫。

太后问圣上，是否还如当年那样，喜欢像鄢绿水那样的女子。

圣上笑答：「不过是儿臣一时戏言罢了。」

最终太后还是给圣上找了个满足当年要求的女子为后——将门出身，喜欢武艺，身体健康，大大咧咧很活泼。

简直就是为圣上量身打造的梦中情人，就连圣上自己看了皇后的生平，都要感慨世上居然还真的有这么一个人。

可大婚那天，圣上手里拿着玉如意，却怎么也挑不开盖头。

他这才愕然发现，自己喜欢的不是鄢绿水那样的女子，而是喜欢鄢绿水。

一国之君居然爱上了自己的臣子，圣上如蒙雷击，他强迫自己靠近皇后，可鄢绿水的样子却出现在皇后脸上。

「抱歉。」最终还是做不到，圣上放下了玉如意，在一片惊呼中转身走出了婚房。小黑趴在外面的地上，看见他出来高兴地转着尾巴。

一人一熊爬到了房顶上，坐在碧瓦琉璃的屋脊上看着偌大的皇宫。圣上望月惆怅，他还没有孩子，年纪轻轻就栽到了鄢绿水手上。鄢绿水还不知道。

大婚之夜一走了之，太后收到消息后深深地震惊了，认为圣上身体出现了问题，日日派太医把脉，补品流水一样送到承乾殿。

圣上每天晚上带着小黑坐在屋脊上吹冷风，望月惆怅。这一宫的女人都是他的，可他却为一个男人牵肠挂肚。

世上还有人比他更苦吗？

其实鄢绿水也被圆房一事苦恼。鄢家已经停了鄢绿水的药，开始为她挑选夫婿，然后在民间寻找一个好操控的女子当幌子。

有一天，下朝归家，鄢绿水看到了床榻上的陌生男子。室内熏着香，那男子长相身材也并不差，一切都准备得十分妥当。

可鄢绿水还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，侯府众人手足无措，无人敢来拉她。

不知不觉，鄢绿水就进了宫。圣上给了他令牌，进出自由。

在承乾殿碰见何大监的徒弟时，鄢绿水才回过神来。小宫人问道：「鄢将军这个时辰进宫，可有什么急事？」

鄢绿水抿了抿唇，从脑袋里搜刮出一个理由来，以免显得自己来得突兀。

她道：「我来找圣上商讨新衙门的事。」

「将军今日来得不巧，圣上方才被太后娘娘请去用茶了。」小宫人有些为难。

照往常，鄢绿水或许就回去了。可今日不知为何，她就是想见见圣上。

在慈宁宫外的甬道上，风带来一声呼救，鄢绿水凝神细听，却发现是圣上的声音。

她没有犹豫，脚步一点就翻墙进了慈宁宫，吓坏了带路的小宫人。

慈宁宫正殿殿门紧闭，圣上用力拍打着门板。门外的太后与一众宫人冷眼看着，谁也不曾为他开门。

众人眼前一花，只听见「砰」的一声响，一扇门板轰然倒下。烟尘滚滚中，鄢绿水扛着圣上走了出来。

「鄢陵，你大胆！还不快放下圣上！」太后气得乱颤。

圣上满脸通红，委屈无比地靠在鄢绿水肩上，虚弱道：「绿水，带我走，快带我走。」

「是。」鄢绿水低低应了，旁若无人地将圣上带走。

太后在身后气得差点厥过去，正殿里的皇后愣愣地走了出来。

原来是太后急着抱孙子，给圣上下了药。奈何圣上誓死不从，还招来了鄢绿水救他。

在慈宁宫时，圣上还能保持一丝理智，靠在鄢绿水身上时，却觉得天地间一片火红，炽热的火舌在吞噬着自己。

「绿水，绿水我好热……」圣上开始脱自己的衣服，口中呢喃着鄢绿水的名字。

鄢绿水察觉到他的异状，连忙将人往御河那边带。眼看着就要到了，圣上的力气忽然大了起来，一下子就把鄢绿水扑倒在地。

「圣上！你醒醒。」鄢绿水一边推开他，一边护住自己。

圣上神智混沌，只是一直重复着鄢绿水的名字。

万般无奈，鄢绿水将圣上丢进了御河中。御河冰冷刺骨，圣上很快清醒过来，却不会溺水。

鄢绿水跳了下去，渡气给他，唇瓣相触的时候，圣上蓦地睁大了眼睛。浑浊的湖水里，却看不清彼此的脸。

「微臣僭越了。」回到岸上时，鄢绿水单膝下跪。

圣上呆呆地坐着，眼眶周围还是红的，愣愣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。

侍卫与宫人都赶到了，连忙将圣上送回承乾殿，又传了太医。

鄢绿水没有留下，她需要静一静。夜幕之中，她坐在房顶上发呆，方才明明不需要渡气，可她就是渡了。她想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突然这般大胆，圣上又会怎么想她。

7

下药之事过后，鄢绿水不敢面对圣上，平常奏对朝务都是能避免单独相处就尽量避免。

圣上却越来越奇怪，用一种诡异的眼神看她，就连丞相都发觉了，约鄢绿水在春来楼说这件事。

春来楼的掌柜是丞相的义妹，名叫三娘。

第一次见面，三娘就连连往鄢绿水身上靠，时不时抛个媚眼。鄢绿水应付不过来，脸红得像猴屁股。

还是丞相解围，让三娘先退下。鄢绿水一口气刚松，另一口气就又提了起来。

丞相竟然明晃晃地问她与圣上的事，鄢绿水一慌张，打翻了桌上的酒杯，急匆匆到后间整理。等她回来时，就看见春来楼掌柜三娘正与丞相说悄悄话，丞相一脸的震惊。

鄢绿水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字眼，却是什么「不喜欢女人」「没看错」。

鄢绿水一下子心提到了嗓子眼，连忙走进去打断他们，然后告辞离开。

三娘却似乎缠上了自己，隔三差五要去衙门给自己送点东西，什么香囊、手帕、腰带，通通送了个遍。

「三娘姑娘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送东西来了。」鄢绿水终于忍无可忍地当面拒绝了她。

可三娘却是娇媚一笑，十分自信道：「我厉三娘可不信世上还有我掰不直的男人，鄢将军，您瞧好吧，我肯定把你拉回正道上来。」

鄢绿水当真无奈极了。

鄢绿水没想到家里竟然会学太后的手段，对她也下了药。迷迷糊糊中，她只知道推开那个男人，然后向外逃去。

等她醒来时，就看见三娘言笑晏晏的脸。

「你.....我们没发生什么吧？」鄢绿水护住了胸前，发现衣襟整齐如故，松了口气。

三娘笑道：「将军放心好了，我才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。」

鄢绿水放心下来，越看三娘越觉得她是个好姑娘。只是奇怪三娘此后竟再也不提将她掰直的事了。

圣上一直不肯圆房，被追问原因时，总是说再等等，等他准备好。

这有什么好准备的？

太后联想到那天下药的事，皱起的眉头拧得更深了。懿旨传召了鄢绿水，在慈宁宫晾了她两个时辰。

算着圣上差不多要收到消息赶过来了，太后悠悠开口问：「鄢陵，你可是忠臣？」

「臣自然是。」鄢绿水毫不犹豫。

「那你就离圣上远点。」太后看着鄢绿水一下子惨白的脸，叹息一声道：「哀家知道你们年少相识，情谊深厚。但后宫可永远虚设，你也不想看到圣上绝后吧？」

沉默了很久，久到空气凝固，太后以为她要拒绝时。

鄢绿水开口了：「是。」

短短一个字，太后却满意地笑了。只要鄢绿水拎得清，圣上那边就好处理一些。

「圣上驾到——」

「绿水，你没事吧？」圣上急匆匆赶到，朝鄢绿水走来。

鄢绿水往旁边让了一步，躬身行礼后道：「衙门还有要务，微臣先退了。」

太后微笑：「鄢将军去吧。」

鄢绿水不敢朝圣上看去，腰弯得更深了，一步步退到殿外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。

「绿水。」圣上愣愣地看着她离开的背影。

太后语重心长：「若是真心喜欢一个人，莫要为难他才好。」

如果鄢绿水能回头看看，定会发现圣上此时与那日山洞里爬出来的小黑熊神似。

鄢绿水回到家中，侯府众人全都正襟危坐地等她。原来鄢家与太后已经达成一致。

鄢老夫人道：「太后的意思你也明白了，不仅是皇家，我们鄢家也需要子嗣。」语气弱了弱，「只要你留下一个孩子，以后你要做什么，我们都不插手，可以吗？」

鄢绿水没答应，也没拒绝。

原来爱一个人，替他守着清白是这么难。

次日，鄢绿水向圣上请旨戍边。

圣上反问她：「是因为那个民间女子吗？」

鄢绿水微微发愣，家里安排的幌子这么快就被圣上打听到了吗？

却原来是圣上误会了，他听说鄢绿水在民间与一个女子交好，便将人传进了宫中。想要看看，这名叫三娘的女子有何不同，能让鄢绿水这样的石头开花。

三娘在风月场上滚过一遭，一眼就看穿了圣上看似威严的背后，潜藏着的不安与试探。

圣上没想到这个民间女子竟然这么厉害，伶牙俐齿反而从他这里套了话。

鄢绿水万万没想到会连累其他人，急忙赶进宫中。她到的时候，圣上面色铁青，用一种伤心失望的眼神看她。

三娘言笑晏晏，喊了一声「鄢郎」。

鄢绿水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出宫的路上，三娘忽然道：「鄢将军，你向圣上求旨赐婚吧。」

「什么？」鄢绿水愕然。

「我知道你的秘密。」三娘脸颊染上一抹红晕，不好意思道：「其实那天你中春药，我是想落井下石的，不过……」她的眼睛在鄢绿水胸前扫了扫，不言而喻。

鄢绿水瞬间浑身紧绷，声音都哑了：「你有没有告诉别人？」

三娘立即摇头，顿了顿小心翼翼问道：「我义兄算别人吗？」

鄢绿水犹如五雷轰顶，难怪近来丞相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同，原来是知道了她的女儿身。

三娘接着道：「义兄说将军你不能暴露身份，但如今.....」她朝承乾殿的方向挤了挤眼，「与其整日提心吊胆，还不如釜底抽薪，彻底断了他的念想。」

显而易见，三娘与鄢家及太后想到一处去了。只要鄢绿水「娶妻」生子，圣上那边自然会慢慢放下。

「你为什么帮我？」鄢绿水问道。

三娘扬眉笑了笑：「义兄如今是举世皆知的奸臣，将来若是蒙难，还望将军念在三娘今日的帮助，保义兄一命。」

鄢绿水有些恍然：「那你一开始为什么.....」

「为什么日日纠缠将军吗？」三娘嫣然一笑道：「义兄心中已有佳人，三娘不愿义兄为难。」

只有她整天嘻嘻哈哈，丞相才不会发现她的心思，这段兄妹情才能继续下去。

鄢绿水忽然有些悲伤，原来三娘与自己一样，爱而不得，还不能说出口。

鄢绿水请旨赐婚，却被圣上驳回了。

圣上看着那奏章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一个伶牙俐齿的民女，除了是个女的，还有哪里好。

于是鄢绿水又上一道折子，她要去戍边。

圣上再次驳回，还用小黑威胁她：「你要去，就再也见不到它了。」

何其可笑，一国之主竟然要靠一个动物来挽留臣子。

鄢绿水还是离开了，带着三娘。她不能不走，不论是皇家，还是鄢家，都需要一个孩子。

在她离开的那天，圣上带着小黑偷偷出了宫，站在山坡远远地目送她离开，一直待到了日薄西山，才失意回宫。

太后来劝他说：「你还年轻，等日子久了，就会慢慢忘记的。」

圣上没答话，他并不想忘记鄢绿水。等日子久了，他会找到机会，让鄢绿水回到自己的身边。

边塞苦寒，大漠孤烟，狂沙卷集。三娘在军营里混得风生水起，不少将士都偷偷喜欢她。

鄢绿水每日都出城跑马，风沙割在脸上，心就不会那么痛了。

鄢家安排的男人鄢绿水没碰，她暂时还没办法接受。

看着天际的红轮升起落下，升起落下，鄢绿水觉得也许有一天，她就会忘记圣上，圣上也会忘记她。然后两人各自成婚，儿女绕膝。

五年一度的大朝会，圣上传旨让鄢绿水回去。但鄢绿水不敢，她怕自己回去了，就没有了第二次离开的勇气。

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绪，不可以再回去激起波澜。

鄢绿水万万没想到圣上会在大朝会上遇刺，收到消息时已经是遇刺第三天了。

鄢绿水带着兵将百色国周边几郡打了一遍，算是发泄一下不满。同时有些懊悔，若是自己能在圣上身边，圣上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危险。

直到鄢绿水收到丞相寄来的信。

「.....老鄢，兄弟实在对不住你。圣上如今已知你是女儿身，望好自为之。」

丞相竟然这么兜不住事。

不过，怪他吗？鄢绿水说不清楚。

风沙磨平的心突然又尖锐起来，仿佛在期待着将来会发生的事。原来时间并不是万能的，有些人就是放不下。

朝廷来了旨意，圣上不日要御驾亲征。就百色国那个弹丸之地，根本不需要如此大费周章。

百色国国王立即派使臣送来降书，不过被鄢绿水拒之门外，降书也烧了。

自从消息传来，鄢绿水每天坐在城头上等待，数着日子。

只见远处旗帜幢幢，马蹄如雷，尘土飞扬遮天蔽日。小黑巨大的黑色身影出现在队伍前头，它的背上还驮着一个人。

鄢绿水笑了。

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

——

作者：庄故人

该盐选专栏共 10 章，90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

盐选专栏

乱世有佳人：有甜有虐的古言爱情

小呀小猫咪 等

共 10 节

会员专享 ~~¥19.90~~

发布于 53 分钟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